

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这是来自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《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》。汪曾祺对该诗叹赏有加，常将友人赠刻之“岭上多白云”和“只可自怡悦”两方闲章钤于画作之上。他说：“一个人一辈子留下这四句诗，也就可以不朽了。我的画，也只是白云一片而已。”2020年12月23日，“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——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展”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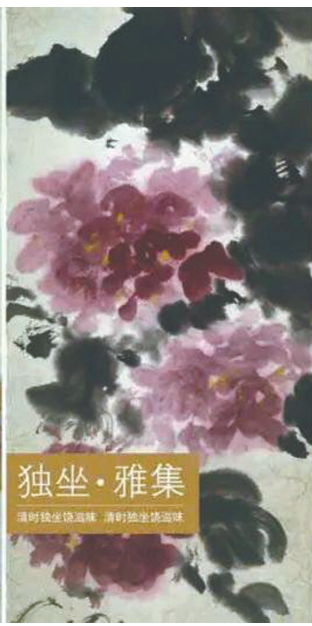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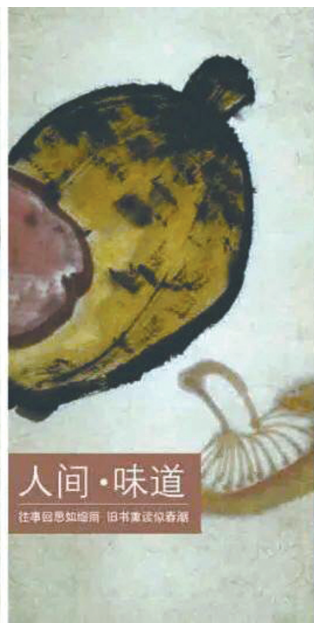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评论家李敬泽： 汪曾祺是新时期文学的在场者和建构者

汪老夙愿得偿 办一个画展，出一本画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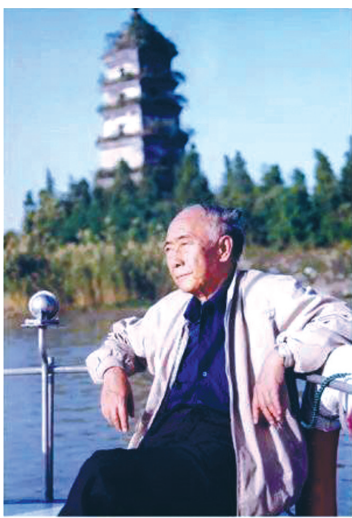
此次展览展出了汪曾祺先生的书画作品62件，皆为汪老晚年时期的精品力作，同时还展出了汪老文学作品手稿10件，均由汪老家人提供。汪曾祺自幼习画，曾言自己对书画的态度：“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，只是因为是个作家的画，比较别致而已。”（《自得其乐》）此次展出的画作，均创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分成“阳春·下里”“人间·味道”“独坐·雅集”“时间·空间”四个主题，内容以花鸟草木、美食百味为主，闲情偶寄，即兴偶感，恬淡里含清雅，拙趣中蕴温情，于生活中捕捉小趣，在不经心、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。汪曾祺先生的书画虽是遣兴而作的怡情之作，但画中有文气，与他的文学创作彼此渗透、相互诠释、相得益彰，同样让人享受到他于笔墨间传递的“人间小温”。

晚年，汪曾祺曾流露愿望：办一个画展，出一本画集。他去世三年后，由其子女选编的《汪曾祺书画集》首次以“非卖品”形式面世，但开画展的愿望迟未成真。值此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之际，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此次书画展，使汪老夙愿得偿，也让观众有幸欣赏汪曾祺的精彩画作。本展览尝试与参观者一起，沿书画幽径漫步汪曾祺先生的文学世界，在视觉感受中品味他别样的文字神韵。展览展至2021年2月28日。

在汪老百年诞辰书画展开幕之际，一套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卷共约200万字《汪曾祺别集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发布式和研讨会。《汪曾祺别集》由汪曾祺长子汪朗主编，家人及深知汪先生的作家、学者、编辑协同编选而成，包含小说、散文、剧作、诗歌、书信等，也被称为“离汪先生最近的作品集”。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、汪曾祺研究专家杨早主持，与会嘉宾围绕汪曾祺的时代意义、为什么读汪曾祺、为什么读《汪曾祺别集》、《汪曾祺别集》的学术价值与大众阅读价值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中国作协主席、中国文联主席铁凝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，汪曾祺先生之子、《汪曾祺别集》主编汪朗等与会。



汪曾祺画展分为四个主题。



汪曾祺

汪曾祺家人： 《别集》较完整地反映了汪曾祺的文学主张

李敬泽用“如同冬日正午的阳光那样一种温暖的爱”来形容几代读者对汪曾祺先生的爱。“我还不愿意用热爱这样的词。热爱需要充分的热度，像炎夏一样的热度才叫热爱。我们对汪老的爱就像汪老夫子自道的诗所说的那种‘人间送小温’的感觉。”“我们对他的爱中包含着对生活的爱，对生活中那些美好有趣的事物的爱，对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好男好女的爱，对所有的生活中的美好的、有趣的事物，包括那种语言的爱。”这种爱，让一代又一代读者“想起汪老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温暖的和煦的东西在心里。”回顾汪老一生的创作，李敬泽强调：“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来

说，汪老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在场者、参与者、建构者，甚至是引领者。”

汪朗作为《汪曾祺别集》主编、汪曾祺家人代表，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说：“《别集》编得用心，出得用心，我们家老头如果在世，相信也会对大家道一声辛苦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家老头去世已经有23年了，这些年他的各种作品集，出了大概有二三百种，可以说各有侧重。但是比较完备、比较有特色的，一个是人文社2019年出版的《汪曾祺全集》，再有就是这套《汪曾祺别集》了。我们家人觉得，这套《汪曾祺别集》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汪曾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。”

作家李洱： 汪曾祺的写作提醒作家要说人话

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、著名作家李洱用“碧绿透亮”来概括汪曾祺先生的生活态度和写作语言。他认为，汪曾祺所使用的“烟火气十足的口语，是提醒我们作家，写小说要说人话，他的这种口语化的写作，意义重大，这种写作语言的探索和我们所知道的书面语写作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，这套语言发展脉络和谱系也非常值得研究，这条路还很漫长。”针对汪先生去世之后受到越来越多的阅读和研究的现象，李洱表示，“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和作品里的精神，对这个时代持续产生影响，对这个时代的人有不断地提醒。”

听罢李洱的发言，沈阳师范大学教授、《汪曾祺全集》主编季红真不由感慨：“汪曾祺的语言能力得天独厚，不服不行。”季红真说：“同样是汪曾祺的作品集，《全集》侧重于学术性，强调研究和文献价值，编辑必须克制自己的个性；而《别集》，侧重鉴赏性，

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，《别集》作为选集，更凸显编选者的个性，《别集》的编委因袭汪曾祺选编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思路，也是忠于汪曾祺个性的，《汪曾祺别集》必然是一套有个性的、独树一帜的选集。这套书的出版，对汪曾祺的阅读与研究是功不可没的。”

《汪曾祺别集》的编委们也从各自的角度做了精彩发言。《茱萸小集》《逝水集》编者龙冬视《汪曾祺别集》为“活着的一套书，常读常新”。他说，一家三代，甚至四代都可以读汪曾祺，这是了不起的阅读现象。《羊舍一夕》《旅途杂记》编者、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迷途”的苏北认为，是对汪曾祺超乎寻常的喜爱将编委们聚集在一起。回忆与汪先生的交往，他介绍了自己1986年—1988年抄写了一遍二十余万字的《晚饭花集》，让他对汪曾祺的作品有了“脑速极快”的理解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《汪曾祺别集》